

百年琉璃厂传奇

首届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

古街

刘育新



中国书店

古街

首届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

百年琉璃厂传奇

刘玄新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街/刘育新著. —北京: 中国书店, 2009. 1

ISBN 978 - 7 - 80663 - 608 - 4

I. 古…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5542 号

古街

著者: 刘育新

责任编辑: 宋 莹

出 版: 中国书店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 编: 10005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90 × 960 1/16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20.25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63 - 608 - 4/I · 260

定 价: 3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不合格者, 本社负责调换。

序

十年之前，刘育新以一部《古街》跻身于文坛。刘育新是一位著名书法家、文物鉴定专家。他的古体诗词写得很好，还是一位楹联大家。其楹联作品雄沉古雅，长于气势，直逼古人，他是中国楹联学会主要负责人之一。也许因为他国学功底深厚，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出手不凡。

《古街》这本书影响很大，受众面很广。一些老知识分子和我谈起《古街》来津津乐道，赞不绝口。广大文物收藏爱好者把《古街》当作入门教科书。还有好多青年朋友喜欢这部作品，在网上谈论《古街》的朋友很多。

《古街》于2000年，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全文广播，同年获得首届“老舍文学奖”。因为《古街》兼具写实性、传奇性、知识性，饱含着民间道德观念和人文理想。无论在精神实质上，在人文关怀上，还是在民俗世情上，在行文风格上，都与老舍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荣获“老舍文学奖”是当之无愧的。

《古街》一直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古街》的题材好，作者把时代背景定位为民国时代。

民国时代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虽然很短暂，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却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是时风起云涌，兵荒马乱，形势瞬息万变，波谲云诡，中西文化大碰撞，新旧观念大冲突，呈现前所未有之景观。这是个密度极大的时代，一直是小说家们求之不得的素材宝矿。刘育新对民国时代情有独钟。就《古街》而言，其背景是，随着清王室的崩溃，原来由一贯养尊处优的贵族集团独霸的文物流入民间，造成琉璃厂文物市场的畸形繁荣。同时，造就了一批独具慧眼的古玩商人。使古玩业成为旧京城特有的文化景观和传统行业。

其次，作者是讲故事的高手。《古街》这本书赏心悦目，故事好看，拿起来就放不下。故事从一颗假人头开始，情节环环相扣，悬念迭出，妙趣横生。作者对文学的技巧掌握得比较娴熟。颇会开张造势闪展腾挪。这部小说并不是展开宽阔的社会生活场面，很少向社会政治背景延伸，硬去承担它承担不了的任务，而是抱定自己的小世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自足的环境。小说故事发生在1919年前后，对五四运动基本未提，但我们读了小说并不觉其不合理。原因是，作者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人与环境氛围非常融洽。

再次，小说成功地处理了人与器物的关系。写古玩商人不能不写古玩的鉴赏。作者把古玩当作物化的人来写，写得深入浅出，写得传神，写得淋漓尽致。比如写一枚田黄，其实暗喻萧敬之忠厚的为人。写文物大翠山，乃是展现了陈紫峰的高洁，衬托

2 古街

出他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傲骨。那把稀世方壶，他是决不肯卖给外国人的，无奈被收买，他也要把它的全貌用宣纸拓下来。陈紫峰这个儒商，藏身于民间，主要精力放在做学问的著述上，其次才是做生意。他刚正不阿，一片爱国热忱，其精神可远追到士林中的清流。他是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尚不多见的一种知识分子的形象。

小说的第四个特点是成功地处理了人与人的关系，三个主要人物一个忠厚，一个清高，一个贪婪，犹如三重奏一般的相互比照，相互衬托，相得益彰。姚以宾这个古玩行里的奸诈之徒，行里的败类，也是作者笔下写得最充分，最丰满，最形神兼备的人物。作者把这个人骨子里的肮脏全抖搂出来了。没有长期观察和揣摩是不可能写到这个成色的。此书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作者是文物鉴定专家，长期在琉璃厂文化街做文物鉴定工作，文物知识非常丰富。他把大量古玩知识巧妙地运用到小说中来，让读者在欣赏小说的同时获得丰富的古玩知识，是一件精神享受。说《古街》是真正懂得古玩，真正理解传统文化，并知道如何表述古玩和传统文化的一本书并不过分。作者将器物的品相质地、来龙去脉、真赝区别说得透彻，让人心服口服，增加了小说的魅力，征服了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古街》甚至被专业人士看成普及文物知识的教科书，正因为如此，被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列为参考书目。我看到过那些书目，一长串响亮的名字：古贤有魏征、纪昀、赵而巽、徐柯、阮元、王国维、梁启超，当代鉴定大师有徐邦达、马宝山等，刘育新的名字列在其中，对于作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殊荣。

总之，小说通过琉璃厂这个传统文化厚积的港湾，向人间展示了历史的沧桑、人文的淹博、收藏的奥秘、人格的尊卑与高下。说它从一个非常巧妙奇特的角度透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民族精神，是恰如其分的。

刘育新潜心研究民国历史多年，收藏民国器物甚广。遍览民国文献。于是写出了《古街》《天狼》《白地》《大野》《红菱》和即将出版的《长雄》。这六部长篇，写出了不同地域、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他们交互纽结，交互冲突，展示了惨烈的人生命运。不难看出，刘育新试图通过这六部长篇小说，描绘出民国时代的全景图。刘育新小说的优势在于，文化积淀丰厚，社会画面宽广，人物形象缤纷繁杂，故事离奇动人心魄。特别难得的是对民国年间的社会情态的还原。特定环境的描绘，风俗人情的点染，都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借《古街》修订再版之际，我谈谈对刘育新小说的印象，读者若要领会他的小说的魅力和情趣，还得到书中去寻觅。我相信大家不会失望。

雷达

2008年10月26日

自序

《古街》第三版就要付梓了，由中国书店出版，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我对中国书店有着特殊感情。中国书店邃雅斋书店就坐落在闻名遐迩的琉璃厂，与我谋生地方近在咫尺，只要我在北京，几乎每天都要在那门前经过两次。中国书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殿堂、真正的文化宝库。我有好多书籍就是从在邃雅斋请来的，那些书籍是在别的书店求不到的。可以说，邃雅斋是琉璃厂的一颗明珠。

《古街》讲的就是琉璃厂的故事。

其实，写小说就是讲故事，就这么简单。

关于小说的看法，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角度来定义，津津乐道，却很复杂。

社会学家说：小说是民族灵魂的载体，参与社会伦理道德的构建。

历史学家说：小说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历史提供了繁体版本。

哲学家说：小说是通过审美达到对哲理的感性阐述与艺术润色。

文艺理论家说：小说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是人生的教科书，是人类审美的终极追求。

小说家说得更是神乎其神：小说是最具人性的精神创建活动，是人与人之间心灵微妙关系的最高典范。

看来都很高深，也很神秘。于是，我想到一位朋友的调侃：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就是文化。

我不学无文，把小说看成讲故事。

讲故事有时给一个人听（如发送短信），有时给很多人听（如说评书）。写书或者上网是改换方式讲故事，不过是将要说的话，写在书面或者敲到电脑上而已。

我本来可以不写什么小说。起缘是因为一个朋友逝世。一位比我小二十几岁的朋友，因为沉耽于写小说不顾身体过度超支、过度劳累离开人世。因为情分，我必须到一百公里之外去吊唁。经过一夜奔波，在一个阴暗的早晨来到火葬场。朋友躺在鲜花丛中等候火化，等候与人告别。想到这是最后一面，大家都很悲哀。从火葬场出来，心里还笼罩着死者的阴影。另一个朋友——同样比我小二十多岁，碰巧也是写小说的——在冒着浓烟的大烟囱下面问我说：

“大哥，你的身体还好吗？”

在那种地方，听了这样的话，对于我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众多的吊丧者中，唯我年纪最大，我自然想到自己很快就要变成气体去臭氧层了。我想在爬大烟囱之前该做点什么事了，那些时日，我正干一些闲事：为人看看几百年前的瓷瓶是真品还是

4 古街

赝品，有时写写毛笔字，余下的时间翻翻古书。

我首先想做的事就是讲故事，因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听的见的太多太多了。于是就一本正经地坐在电脑前，此后就有了《古街》《天狼》《红菱》《大野》《白地》《长雄》等书。此外还有《临界》和《的哥童铁柱》。

《古街》初版至今，已经十个年头了。

十年来，《古街》遭遇到几件幸事。记忆最深的是《古街》研讨会。为一本书开一个研讨会，是再平常不过一件事了，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在我看来，的确是一件幸事。因为与会的人除了至交好友之外都是当时重量级的人物，很难一聚。至交有刘国辉、胡文彬、孟繁锦、刘佳、常江等人。“重量人物”有张中行、朱家溍、史树青、马萧萧、雷达、李国文、陈重远、白化文诸位先生，都是文名退彰的通学硕彦。邓友梅先生和浩然先生本来答应好的，因临时有事不能出席，邓友梅先生还亲笔写了一封信送来。浩然先生后来专门和我谈论过《古街》。此外，还有李阳、朱小平等都参加了，送来楹联的有张中行、马萧萧、孟繁锦、白化文、陈东成、常江、解维汉、刘太品等人。红彤彤的楹联挂满一室，很是喜庆，很是热闹。现在回忆起来，当初与际遇，不能不说是一个殊荣。

会上，大家对《古街》予以肯定，又提出批评。老一辈学人诚恳真诚、与人为善的品格和严谨沉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令我永世难忘。使我终生受益。而今有几位已经作古，我因心存感激，经常缅怀，为此，作楹联一副：

崇古耽文今生如此

尊师敬友来世亦然

生人还有没有来世，是很茫然的事。但我相信，子女是生命的延续，我教育我的下一代要尊师敬友，并希望他们的下一代也要尊重知识敬重师长，珍惜友谊。当然，对于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下一代只是希望而已。

《古街》比如一面镜子，照亮了一些人的嘴脸。我不是说书中的人物，说的是现代，是现实生活。因为《古街》，我到过一些地方，接触过一些人物。让我开阔了视野，认明了一些事物。现实原来如此冷峻，人际原来如此复杂，自身是如此幼稚。原先所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什么殿堂（或称为店堂）不过如此而已。领略了殿堂中的尊神（或者店堂掌柜）之嘴脸身法，所谓的什么什么不过是一些龌龊的异类而已。于是我不再逗留不该逗留的地方；不再崇拜不该崇拜的东西。姑且不管那些东西是否“非礼”，（百年之后自有定论），还是“勿听勿视勿言”为好。“躲进小楼成一统”，去讲那近乎古老，鲜为人知的故事。

于是我很轻松，也很愉快。

以上算是序言。

刘育新

2008年8月26日于北京校场口古街书屋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头 颅	9
民国七年阴历正月十七，北京琉璃厂发生了一件亘古未有的奇事……	
第二章 鬼 市	11
晓市也称为鬼市，是北京独有的古玩、旧物市场……	
第三章 大 柜	20
姚以宾开多宝阁古玩铺不到五年。他原是打小鼓儿的出身……	
第四章 方 壶	29
博文斋有别于其他店铺之处，是陈紫峰做了几个外国人的买卖……	
第五章 法 帖	38
这人进店，一不看书法，二不看画儿，一头扎在法帖堆里……	
第六章 彩 碗	47
姚以宾没记住别的，唯有把如何做旧的事儿记得扎扎实实……	
第七章 田 黄	57
北京的店铺最讲究牌匾，最好是名人写的……	

2 古街

第八章 翠莲 67

九月初五，是为花烛之日，萧敬之的新宅，陆陆续续来了送贺礼的亲朋……

第九章 佛头 77

姚以宾真正发大财，是认识杨春华之后的事……

第十章 契文 87

这兽骨已经石化，上面竟然刻有文字……

第十一章 牙牌 95

翠莲所说的大买卖，是从萧敬之接到温季澄的电话开始的……

第十二章 石窟 105

他恨自己不该答应杨春华，替那个黄毛洋人砍倒霉的佛头……

第十三章 古画 114

萧敬之买画儿的事，轰动了整个东琉璃厂……

第十四章 客栈 122

这次最让他得意的是，廉价买了二十个佛头……

第十五章 兵营 131

他单等买佛头的人和姚以宾联系，然后立马儿通知表弟，一根麻绳捆走……

第十六章 咏耳 142

那人嘟囔着，把黑面馍馍往里推了推，将破褂子放在桌上，轻轻打开，露出一个青铜骏马……

第十七章 烟 壶 150

这烟壶一套共三十个，是红毛英吉利进贡给乾隆爷的……

第十八章 盐 罐 159

从兵营的大牢里出来，姚以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十九章 铜 片 168

凌副官还是为铜马来来的，这次他言语不恭，态度生硬……

第二十章 兜 鍪 178

廊房二条出现一老一少两个上海人，来销售翠玉原石……

第二十一章 古 琴 187

渐渐地，关于陈紫峰被捕入狱的舆论在琉璃厂流传开来……

第二十二章 血 竭 194

看看天黑，两个带了破羊皮、铁锤、钢钎、饼子和蜡烛，偷偷窜到石窟……

第二十三章 麇 抒 204

他们自然想到了北京赫赫有名的玉雕大师麇抒……

第二十四章 名 片 212

姚以宾断定自己上了大当，两万大洋瞪着眼让人蒙了去……

第二十五章 钟 声 222

他揉揉干涩的眼睛，睁开来看，满屋看不见欧阳波丽，这一惊非同小可……

4 古街

第二十六章 翠 山 234

翠山轰动日本朝野，萧敬之从此名声大振……

第二十七章 钻 戒 243

阳历九月十八是黄道吉日……

第二十八章 铜 铃 253

在我到上海之前，可别再出什么事儿啊……

第二十九章 顶 珠 264

就在这狂风的掩盖下，十条黑影越过花旗银行后院的高墙，进入院内……

第三十章 锦 盒 275

廊房二条商家常有被偷被骗的，萧敬之唯恐商店蒙受损失……

第三十一章 尸 体 283

侦缉队大队长邹国明靠在红木围椅里，一只脚高高地支在红木大理石面的书桌上……

第三十二章 扳 指 293

不出半个月，一连出了两件大事儿……

第三十三章 古 柏 303

十年之后……

引子

与往年一样，从初五到十五，是北京人倾城而出，大逛厂甸的日子。

厂甸是以海王村为核心，向琉璃厂辐射而形成的一个举世无朋的文化大市场。这个市场独具北京特色，深藏着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京城芸芸众生的真正乐园。自从“光厂”之日起，京城九陌，万人空巷，人们都集中到厂甸来。于是，填塞辟路，拥挤难行。人流里有通学硕彦、莘莘学子、达官贵人、命妇娇娃，更多的是平平常常的平民百姓，什么贩夫走卒、工匠农夫、僻居野叟、市井平民，全聚于此地。此刻的厂甸不分贫富贵贱，不分男女老幼，人们呼朋引类，笑语喧哗，熙熙攘攘，人流如潮。

从海王村过街，一直向西琉璃厂走，街道两旁书肆云集，百十来家店铺，家家古书充栋，书香四溢。书肆以它奇异的魅力，吸引着高文硕学、骚人墨客、经史学家以及金石巨擘。他们寻觅孤本轶书、残碑断简，以求精研详考，赏奇释疑。这里有大量的清人笔记、野史杂著，都是旷世的《四库全书》所没有录入的。更可贵的是，凡学者信札、大家法帖、名人印谱，甚至金册玉章，无不罗致，还有珍贵的宋刻元刊，运气好的话竟然能看到唐人写经。一位清瘦儒雅的长者，正在翻阅装帧精美的图书，这位说不定就是个著作等身、声震遐迩的知名学者。

沿路再往西走，便是杂艺场了。这里更是人山人海。只见人们一圈圈围着，围得水泄不通，有看变戏法的，有瞧蹦蹦戏的，还有听大鼓书、听评词、听相声的。围观的人们，不时哄起一阵会心的微笑，洋溢着节日的喜庆。

以海王村为中心向北，一直到城墙根，马路两侧，画棚林立，一家挨着一家。

画棚里的字画，各有千秋，荟萃着泱泱古国的艺术精华。其中不乏明清名人力作，有唐伯虎的、仇十洲的、郑板桥的、任伯年的中堂、立轴、条屏、横披、对联、长卷、册页、镜芯、扇面……举凡山水人物、花草蔬果、鸟兽鱼虫、龙虎麒麟、楼台界画……什么工笔的、写意的、兼工带写的，应有尽有。书法更是洋洋大观，董其昌的、刘石庵的、何绍基的、翁同龢的真草隶篆、商甲周金，不一而足。大名家的字画，有真品，也有赝品，在画棚买画，要看眼力。对这些画棚就是随意浏览一番，也需要大半天时间。

画棚里还有专门卖年画的。有天津杨柳青的，还有苏州桃花坞的水印木刻

2 古街

年画。什么麻姑献寿、龙凤呈祥、二十四孝、三娘教子、五子登科、八仙过海、马上得利、天官赐福……人物鲜活，色彩艳丽，异彩纷呈。

从海王村向东，沿着琉璃厂东街走，古玩店门前全摆满了摊床。行人拥挤不堪。走不上半里路，路北就是火神庙，这里除了古玩摊子之外，主要是珠宝首饰、玉石摆件、象牙雕刻。翡翠摊子上的珍宝让人大开眼界：翠玉的扳指、宝石戒指、钻石别针、水晶项链。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这里，还可以欣赏到稀有的平时难得一见的蓝宝石、猫儿眼、祖母绿……真是珠光宝气，炫目生辉。

回过头来挤出海王村，随着缓慢的人流再向南走，全是出售古玩的摊贩。这里万物杂陈，古董罗列，古色古香，怡情快目。摊上有商彝周鼎，吴剑楚镜，秦简汉玉，北魏造像，唐代三彩，以及宋代的官、哥、定、汝、钧窑珍品瓷器，明代的宣德炉，清三代官窑瓷器，什么郎窑红的天球瓶、象牙白的高足杯、蟹壳青的玉壶春、蜜蜡黄的曲足炉……还有带铭文的古砚，乾隆朝的老墨，名贵的鸡血、田黄图章。偶尔能发现书画大师的印鉴和闲章。摊子上的杂项更是纷繁庞杂，有珐琅雕漆、石器竹器、犀角牙雕、铜镜钱币以及金属珐琅、玻璃内画、白玉、翡翠、玛瑙、珊瑚、琥珀、蜜蜡、象牙、犀角、桃核、骨头制作的鼻烟壶。在这浩如烟海的厂甸，潜藏着旷世珍品，如果慧眼识珠，细心搜寻，往往可以觅得异宝。因而好多海内外知名的大收藏家，尽在春节庙会的时间里，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赶到厂甸，寻找梦寐以求的宝物。古董摊床后面，是半新不旧的杂物，什么皮箱捧盒、烟枪酒具、算盘戥子、钟表眼镜、马镫鸟枪、香囊扇坠、发箍帽正、拂尘熨斗、曲板云锣、骨笛玉箫。甚至可以买到西藏的唐卡法轮、泰国的铜佛之类的异地珍品……

厂甸最热闹之处，却是火神庙，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

火神庙有数不清的卖吃食的摊子，什么茶汤、油茶、元宵、馄饨、扒糕、炸糕、切糕、蜂糕、枣糕、焦圈儿、薄脆、灌肠、酥鱼、卤鸡、熏肠、爆肚、炒肝，还有豆汁儿、豆腐脑儿、芥末墩、炒疙瘩、豌豆粥、棉花糖，薄荷饼、芝麻糖、艾窝窝、芸豆糕、豌豆黄、烂蚕豆、螺丝转儿、驴打滚、炸三角、老豆腐、熏鱼儿、羊杂碎、炸麻雀……各种小吃，散发着香气，令人垂涎欲滴。

在厂甸庙会上，可以买到的玩具更是多得出奇。有木制的刀枪剑戟，纸做的鬼脸面具，皮球毽子，灯笼爆竹，风筝螺陀，弹弓木偶，还有七巧板、九连环、升官图、抓周盘、不倒翁、兔儿爷……

只有在厂甸才能看到八尺长的大糖葫芦、上百面小泥鼓的大风车、一丈多长的花花绿绿的大风筝……摊贩的叫卖声、风车的小鼓声、抖空竹的轰鸣声汇成一片，有如荷塘蛙鸣，响彻十里，人们流连忘返，不知疲倦。只有忘情地闲逛厂甸，才能真正体会到在北京过年的乐趣。

第一章

头 颅

民国七年阴历正月十七，北京琉璃厂发生了一件亘古未有的奇事。

正月十五厂甸庙会结束，十六拆棚撤摊。十七那天，琉璃厂就显得格外清静。

头天夜里，刮了半夜大风，早晨，天空阴沉沉的。凝重的乌云，铅一样地压着高高的房脊。后来就飘起小雪来，街上寒冷，行人稀少。

坐落在琉璃厂东街路北的韞古斋里，忽然闯进一个黑衣人来。韞古斋是两间门面的店铺，以经营名人字画为主，也兼营玉石印章、老墨古砚，捎带碑帖。当时，掌柜的萧敬之正和两个徒弟聊天。萧敬之是个中等身材、圆脸大眼、面目和善的人，他看见那人推门进来，带着一身雪，还带进一股冷气，冷气中暗暗浮动着血腥味儿。来人肩上搭着褡裢，右手提着一个深蓝色的包袱。大徒弟长生赶忙过去，要给地当央的客人掸去肩背上的雪花，被来人用左手搪了一下，只好退向一边。萧敬之看到那人有一张黑脸，眼神很是古怪。

临街窗下有一张红木罗锅枱方桌，那人把包袱放在桌上，看样子好像包着一个冬瓜罐，一定是来卖什么东西的。萧敬之想说，我们不收买瓷器。一想人家大老远来了，怎么也得让人家坐下，暖和暖和，于是就耐心等待那人打开包袱。

来人一脸的晦气，匆匆打开深蓝色的包袱皮——萧敬之看到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他摇了摇头，闭上眼睛，睁开来再看，只见桌上的人头双目圆睁，定着幽幽的死光，漆黑的眉毛一根根直立着，铁青的嘴唇紧闭，嘴角上挂着血痕。萧敬之看了，吓得“啊”地一声，倒退一步，双手抖动不止。

不速之客身上积雪逐渐融化，他的肩背、前胸的颜色就随之加重了许多。那人嘴角上带着一丝冷酷的笑，咳了一声，说道：

“我杀了人。”

说着，撩开棉袍，拽出一把匕首来，阴沉着脸，不错眼珠地看着萧敬之。萧敬之被盯得头上流出汗水来，他嘴唇哆嗦着说：

“好汉……你看……我们素不相识。”

“人头在此，你我谁也逃脱不了官司！”

黑衣人的声音尖锐沙哑，十分刺耳。他一边说着，一边不住地用手中的匕

首蹭那颗人头。萧敬之看到闪烁的刀光，有些头晕。他不敢看死人的脸，却看到它的断颈下一片血迹。血浆润湿了的包袱皮儿，呈现出粗糙的暗紫色。萧敬之不敢再看，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令他恐惧，肮脏晦气的人头又让他恶心，他希望赶快把黑衣人请走，于是就先说好话：

“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好汉，您还是请走吧。”

“我们小店，唉……”萧敬之又说。

黑衣人隔着玻璃，向街道扫了一眼。萧敬之也跟着向外看了一眼。他害怕有人闯进来，看到桌上放着一颗人头，说不清道不明的。

萧敬之心神不安，他听到黑衣人说：

“让我走可以，不过得先拿大洋！”

“大洋好说……长生，快把昨天卖画的二百大洋拿来！”

“笑话！二百大洋就能买一条人命吗？”黑衣人大声尖叫起来。

正在取钱的长生，瓷在那里不动了。

“实不相瞒，小店真的拿不出太多的钱。请好汉多多包涵。”

“那好。”黑衣人说着，把门推开，冷气忽地灌进屋来。

萧掌柜赶忙抢前一步关严了门，他生怕此时碰巧有熟人进来，随后他又壮着胆，拈起蓝色包袱皮的一角，盖上死人的脸。摸了包袱皮的手，特别不得劲儿，他使劲往棉袍上蹭了蹭两个指头。

黑衣人呼地掀开蓝布包儿，死人头又露出狰狞的面孔。那人稳稳地坐在黄花梨木方凳上，高高地跷起了二郎腿，从腰里摸出一个洒金星玻璃鼻烟壶，打开红色的珊瑚盖儿，轻轻倒出少许鼻烟，用拇指尖送到鼻孔吸了，打了两个大喷嚏，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萧敬之直想哭，他知道敢杀人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可咱们买卖人胆小，让人看见屋里有个死人脑袋，以后这买卖就别想做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真的吃了官司，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赶快给他拿大洋把他打发走算了。于是他说：

“再加二百，再加二百怎么样？”

“两千，少了不行！”黑衣人威胁道。

萧敬之吃惊不小，这人的胃口太大了。他害怕是害怕，也真心疼钱，这回轮到萧掌柜沉默无声了。黑衣人却稳不住架了，他从凳子上站起，对着萧敬之大叫：

“快，快拿一千块来！”

萧敬之本想给他一千五，看他着急，倒省了五百，忙从腰上取出钥匙，银柜里拿出一千大洋，一一码在枱桌上。黑衣人早已站起，一手提着褡裢，一手

抓大洋，他装大洋时，眼睛瞄着店门，装好后，从容地把深蓝包袱对角系好，临走，没忘了和萧掌柜点点头儿。

萧敬之眼瞅着黑衣人开门出去了，门重重地关上。门声使萧敬之一惊，他如梦方醒，嘴里喃喃地说：“破财免灾，破财免灾！”

萧敬之愣了一会，郑重地对两个徒弟说：

“今天这件事儿，对谁也不许说！”

两个徒弟异口同声地说：

“是，师父！”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萧敬之看着窗外的大雪想：这人凭空讹去好钱一千，该回家喝酒去了。

萧敬之想错了，那个黑衣人并没有走远，他向西走了几步，旋即钻进紧挨轱古斋的多宝阁。多宝阁一间门脸儿，以出售古瓷为主，掌柜姚以宾正屋里小解，他一手攥着仿大清的青花釉里红天球瓶的瓶颈，一手掐着家伙，在角落里尿尿。这么早，又是个大雪天，很少有正经买主，他不愿意上厕所，因为外面太冷。没等他尿完，黑衣人突然推门闯进来，吓得姚以宾一哆嗦，把尿憋了回去。他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抓着瓷瓶，扭过头向门口看，他看见进来个人，肩上搭着褡裢，手里提一个深蓝色的包袱，好像是卖东西的。他瞅了那人一眼，见他长得黧黑，一张瘦脸，眼光挺毒。姚以宾见来人没跟他说句拜年话，又冲犯他顺利地撒尿，心中不快，便拿着架子，故意不搭理那人。他将装着尿液的天球瓶靠货架蹲在地上，然后，慢慢腾腾地系裤带，当他系好藏青色棉袍的扣袢，猛地听到门声，姚以宾吃了一惊，知道自己碰上强人了。

他知道这百年琉璃厂，上百家儿的古玩铺、南纸店、书肆，原没听说有哪家儿遭抢被劫的，难道今天该我倒霉，遇上黑煞神了？他转过身，看见那人正蹲在地上解包袱，姚以宾在心里笑了：这人明明给我送钱来了，说不定带来什么好东西，怕闲杂人看见，才闷门的。

他忙凑过去，弯腰去看。他看到深蓝色的包袱皮上，滚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姚以宾眼前一黑，伸手抓住货架子，货架子晃了一下。半天，姚以宾才直起身来，他觉得小肚子连着小便一跳一跳地疼。

黑衣人站了起来，尖声尖气地叫嚷：

“我摊了人命官司，来找掌柜的要个盘缠。”

姚以宾现在明白了，这人是来讹诈的，是奔我的大洋来的。姚以宾一向把钱看得比命重要，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坚决不给他拿大洋。正想着，见那人从褡裢里掏出匕首来，姚以宾吓得一激灵。后来看见那人拿刀子往死人脑袋上蹭，就像剃头的往皮条上磨刀子一样，每蹭一下还咧一下嘴。

姚以宾看那人的刀子不是冲他来的，渐渐平静下来，心里琢磨，我得想个法儿对付他。那人身材并不魁梧，凭自己的力气满可以治住他，但他手里攥着明晃晃的钢刀，可不是玩的。即使他手里没有家伙，也不能轻易动手，两个在地上滚起来，碰倒了货架，砸了瓷器可就惨了，看起来只有和他斗智才行。可是，看着那人怀里的死人脑袋，和他手里的刀子，姚以宾的脑袋里嗡嗡直响，死沉沉的，木头一样，一点辙也想不出来。

“你倒是给不给大洋？”那人的声音像摩擦破碎的瓷片。

“我实在没有。”

“没有大洋不行！”瓷片又尖锐地响了起来。

“不行你想怎么着？”说完之后，姚以宾自己也奇怪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不给钱我就死在你这里！”

姚以宾听了，直觉得小肚子底下发胀。他想，大正月的，真的从店铺里抬出一具死尸再加上一颗人头，就是满身是嘴，也说不清楚。就算能弄清楚，答对官相上也少不了花钱。说不定折腾几天，耽误挣钱不算，还要从这琉璃厂滚出去。想到这里，他觉得小肚子又往下一坠一坠地疼起来，想给他四十、五十块大洋，又实在舍不得，他看了那人一眼。那人又大叫一声：

“再不拿大洋，我就抹脖子了！”

说完，就用刀背往自己的大脖子上蹭。这下姚以宾心里有底儿了，知道那人是装相蒙人的，真要想死，怎么不用带刃儿的那面抹呢？姚以宾咬了咬牙，亮开嗓门儿说：

“你真要死，请到外面死去！”

黑衣人嘿嘿一笑，索性横在门口往地上一躺，头下枕着褡裢，一手把人头抱在胸前，一手举着短刀，眼睛瞪得贼大，逼视着站在地中间的姚掌柜。姚掌柜狠下心来，坚决一毛不拔，但是他面对无赖却一筹莫展。他希望有人进店解围，又怕有人进来引起误会。黑衣人又喊叫几声，姚以宾不予理睬。两个人彼此僵持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姚以宾心急如火，却听到那无赖尖着嗓子唱起京剧来：

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

声音沙哑破碎，比哭还难听。

姚以宾向窗外望去，灰茫茫的大雪搅成一团，看不清对门博文斋的门脸。姚以宾忿忿地想：这坏蛋怎么不到他店铺去耍赖呢？都是我昨晚没做好梦。姚